

梁广程 著

爱的守望者 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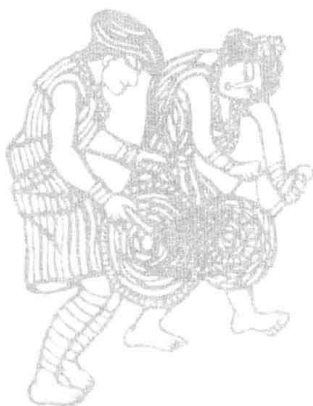
生死契阔的情花殇
人性善恶的对照图

揭秘独龙族与白族的奇风异俗

上海三联书店

揭秘独龙族与白族的奇风异俗

生死契阔的情花殇 人性善恶的对照图



爱的守望者

下

梁广程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 录

第一章	1
蜈蚣锁	
第二章	59
王妃之死	
第三章	135
云南地王	
第四章	209
家奴王吉	
第五章	273
九九归一	
尾声	387



第一章 蜈蚣锁

1

第一次来到草根庵的时候，最兴奋的莫过于房婉瓔了。她领着小贝贝，到处疯跑，这看看，那瞧瞧，什么都觉得新鲜。小时候，房婉瓔就听舅舅说过，金霞湖周围风景异常美丽，很想在将来退休后，在那里买几间小屋躲开尘世，颐养天年。现在来到这里，才实实在在的感觉到，这里的风景果然好美好美，又远离城市，空气清新，好多叫不出名的小鸟，还有大尾巴小花鼠呀，野兔呀，从不远处奔跑而过，这些小动物都不怕人。她猜想，这里以前的主人一定既有钱又会享受，否则不会选择这么一个远离喧嚣的所在……但是，搬进院子才发现，院里的房子是老屋，显然为了出售才草草粉刷过。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又发现这些房子既破旧又潮湿，墙壁上处处是裂缝。前些日子下雨，从房顶上哩哩啦啦滴水珠，从墙上渗下细细的水流。更令人觉得心惊肉跳的是，夜里时不时从墙缝儿里爬出蜈蚣呀、蟑螂呀、钱串子呀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子，有时还从地洞里爬出老鼠，太吓人了；园子里的木桥也破旧了，木头被虫子蛀朽，人从上面走过，木桥摇摇晃晃，吱吱乱叫，让人害怕。而且厕所在房子外边，用惯室内卫生间和抽水马桶的房婉瓔，越来越觉得不适应了。最让她不舒服的是，那么大的一个院子，就住四个人，晚上，她一个人孤零零睡在一间大房间里，太静太静，一想到这是很古老的房子，不知从前什么人住过，屋里放床的地方有没有死过人？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。特别是夜半时分，一阵过山风吹过，吹响了树梢，声音凄厉，像是一个孤独的老奶奶哀怨地诉



说着什么；从远处山那边，传来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叫声，隐隐约约，断断续续，好悲伤好凄凉，让人不由得毛骨悚然、胆战心惊；有一天夜里她到外头上厕所，恍惚间觉得有个人影在窗前一幌，待她想看个究竟时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她打了个寒噤，吓得她急忙钻进被窝，全身乱抖……原先住大理城石板街时，就两间房子，舅舅和贝贝住一间大些的，自己住一间小的，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门，舅舅睡觉很像个大婴儿，头一贴在枕头上就打呼噜，听到舅舅的呼噜声，房婉璿感到安全和宁静，很快也进入了梦乡。她从婴儿时代到现在，都是听着舅舅的呼噜声过来的。搬到草根庵后，活佛爷爷坚持一个人住在白塔底下的地宫，舅舅和贝贝住在一个房间，让自己一个人住一间，虽说舅舅的房间和自己的房间仅一墙之隔，但是舅舅的呼噜声听得不真切，她心烦意乱，很难入睡，半夜里很想起来找舅舅，又怕影响舅舅休息。她几次想开口对舅舅说，想搬回石板街，又怕活佛爷爷不高兴。左也不是，右也不行，她郁闷极了。

早饭后，王师傅来到饭厅，敲敲门。

桑夏活佛：“进来。”

王师傅进门后毕恭毕敬地：“活佛大人好，洛经理好，房小姐好，王子殿下好。”

桑夏活佛学着王师傅的口气，笑笑说：“王大师傅好。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王师傅：“不敢当。有件事要禀报洛经理：前些日子天气时阴时雨，这两天放晴了。库里王妃殿下留下的东西，好长时间没得见阳光，怕出霉子，想拿出来晾晾。请洛经理拿旨意。”

洛伟奇：“这件事不用请示，王师傅就可以做主。”

王师傅摇摇头：“使不得。以往都是王妃殿下亲自照管的。”

洛伟奇想了想：“那就让婉璿帮你一起干吧。以后这类事情，你就直接找婉璿好了，她是大拿。”

房婉璿对这件事一时转不过弯来。她心想：“王妃阿姨留下的不就是几样陈旧东西吗？何必这样惊师动众的？”

洛伟奇又说：“王师傅，你以后见到我们时，别报出一大套名头。听得怪累的。何况我早就不当经理了。”

王师傅摇摇头：“做不来。不能坏了规矩。”



桑夏活佛笑笑说：“呆子，这件事勉强不得。”

2

房婉璿随王师傅来到一处灌木丛中，通过一条林荫小径走到一座二层楼的小房子门前。细看，才发现这房子的第一层有一半埋在地下，整个房子都被密密的爬墙虎给包了起来，而且房子的所有窗户都用钢条护栏封着。房婉璿心想：“搬进草根庵都有一个多月了，怎么这处地方一直没有注意到？”王师傅打开第一道房门，从台阶往下走，再打开第二道厚厚的防盗门。一股混合着卫生球、湿气和生石灰的呛人气味扑鼻而来。走进库房，王师傅打开电灯，房婉璿看到在库房大约有20来个平方米，房中堆放了几个上了锁的大铁箱，房四周靠墙处放置了几个玻璃门多宝柜，柜中摆放着几样旧茶壶、砚台、花瓶和一些房婉璿不认得的小块石头什么的。房子右边的犄角处堆放了几块巨大的不规则巨石。房婉璿心想：“不就是几样破旧东西吗？！”

王师傅随手关上防盗门，说：“房小姐，一层的库房，都是些不怕潮的物品。楼上是一些怕受潮的物品。”

房婉璿随着王师傅走向楼梯，边走边说：“王叔叔，这个地方我怎么一直不晓得，是原先就有还是新修的？”

听到房婉璿的话，王师傅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：“是原先房主人的一个杂物库房，我装修和整理了一下。因为这里藏着贵重东西，所以装修时尽量不惊动周围。”

房婉璿点点头，稍停又说：“请不要喊我房小姐，叫我小房或婉璿就行。”

“使不得。我不能坏了规矩。”

房婉璿：“为什么？”

王师傅：“您是主子，我是奴仆。”

房婉璿诚恳地说：“王叔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我不是您的主子，我和您是平等的。”



王师傅：“王妃殿下临离开时交代的，我们一家人都是洛经理、房小姐和贝贝王子的奴仆。”

房婉璿急了，提高了声调：“一家人，老是房小姐，房小姐的说着，我不习惯。”

王师傅还是那副木讷的神情：“我做不来。”

房婉璿思忖：“原来做惯了奴仆，想改也不容易，怪不得活佛爷爷说，此事急不得。”

稍停，房婉璿问：“王叔，咱们今天来这里做些什么事？”

王师傅：“主要是看看二楼箱子里一些字画和油画，衣服等物品有没有受潮。”

房婉璿：“这件事为什么您不能一个人做？”

王师傅：“我作不得主，因为要打开箱子的封条，这样的事一定要有主人在场；再有，库里的东西如果要晾晒，我一个人做不过来……”

房婉璿点点头。

二层楼库房里放着几个大木箱，几个小箱子和用油纸包裹好的画框，还有树根做的茶几、凳子和一些杂物。

房婉璿看到，靠近楼梯口的墙上，挂着温度计和湿度计。整个库房的东西摆放得整齐有序，一尘不染。说明王师傅常到这里整理、打扫。

房婉璿感到房间里有很重的樟脑和石灰的混合味，正想打开窗户通风。

王师傅轻声轻气地：“房小姐，请先不要打开窗户。为了保护这里的東西，房间一直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。等一会儿咱们打开箱子，如果有问题，再打开窗户好吗？”

房婉璿：“王叔说得在理。”心里却说：“这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需要如此细心照料吗？”

王师傅来到一个巨大的樟木箱跟前说：“咱们就从这个箱子检查起好吗？”

房婉璿微微点头：“王叔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”

王师傅用钥匙开锁，打开箱子，房婉璿看到里面整齐的放着一卷卷包好的画轴。王师傅拿起其中的一卷，打开包封，看到已经发黄的画轴，他拿到在窗户下细看。只听得他喃喃细语：“看来没问题。”他对房婉璿说：



“房小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房婉璿摇摇头：“我不懂，您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。”稍停，她又说：“王叔，这些一卷卷的字和画很值钱吗？”她脑子里从来没有涉猎过字画的价值概念，所以提出这怪怪的问题。

王师傅：“值不值钱我也不晓得。不过都是王妃殿下最喜爱的东西，殿下常常打开这些东西看看去，舍不得放下。”王师傅把那卷字画细心包好，放回箱内。他接着打开一个巨大的衣柜，从柜子里面散发出很重的樟脑味。里面整齐地挂满各种丝绸、棉毛衣物。王师傅取下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拿到窗前细看。房婉璿看出，这都是王妃阿姨以前穿过的服装。这引起了房婉璿的兴趣。她知道，这些衣物都是用高级料子制作的，式样时新，做工精细，但穿过了，现在不值多少钱了。

五师傅：“房小姐，麻烦您看一下，这里是不是被虫子咬了个小洞？”

房婉璿托起裙子仔细观察后说：“不是虫子咬的洞，是开线了。”

王师傅：“吓死人了。”

房婉璿思忖：“王师傅为什么对王妃阿姨的衣物这样细心维护，难道王妃阿姨还会回来？”

这时，王师傅打开一个雕着花纹，做工精细的红木箱子。房婉璿霎时间眼睛一亮，里面有许多大小不一，皮革封面的外文书籍。

王师傅看了看，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，正想关上箱子，房婉璿忽然发现箱子里有一个长方形的雕花小盒子，透过玻璃盖子，看到里面好像是一本日记本模样的东西。

房婉璿：“王叔，请等一等，我想看一下那个小木盒。”

王师傅：“要得。”

房婉璿拿起小木盒，一条银做的小金链子带着一根钥匙，她用钥匙打开小盒子，骤地响起八音琴《生日快乐》的乐曲。房婉璿拿出日记本，这本子用真皮作面，花纹压模，十分精美。她打开第一页，看到上面用钢笔写着：“最珍贵的记忆”六个秀丽的汉字。她想看看日记的内容，却发现日记本中许多页被撕掉了……

房婉璿对这个日记本很感兴趣，便说：“王叔，我把这个装着笔记本的小盒子拿回去看看可以吗？”



王师傅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按理说是可以的。王妃殿下说过，库里所有东西都归洛经理和贝贝殿下所有。不过，房小姐要从库里取出东西，最好和洛经理说一下。因为洛经理说过，这些东西都是王妃殿下的，谁也不能往外拿。另外，我爱忘事，您拿出去东西，我怕时间一长会记不起来。”

房婉璿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
王师傅：“房小姐，看来没什么大问题，我看就不用打开其他箱子了。”

房婉璿：“我听王叔的。”

临出门时，王师傅把一大串钥匙交给房婉璿：“这一串钥匙交给房小姐保管。”

房婉璿不想接：“王叔，我看还是您收着保险。”

王师傅：“我这里还备了一串。遇到情况好有个照应，这是洛经理同意的。另外，已经买好一个保险柜，就放在洛经理的房子里，到时请您把钥匙收在保险柜里。”

房婉璿：“好吧，我听王叔的。我还想问王叔，以后我可以一个人来这里看看吗？”房婉璿想探探王师傅的口气。

王师傅：“没得说。只是请房小姐和洛经理说一声，同时请不要把东西弄乱了。”

房婉璿：“要得。”心里说：“等我得闲，一定要细细察看一番。”

3

房婉璿到底是独龙村里出生的女孩子，从小就受到祖祖环素太嬷嬷和莫赛尔小姨潜移默化的熏陶，养成了特立独行的野性；又因为母亲过早的离世，舅舅的多次重病，更使得这个无依无靠的小孤儿，早早就担负起家糊口的重任；再后来在连锁店中当了小老板，这些磨砺，使房婉璿比其他同龄人显得深沉，理性和善于独立思考。她在学校上学一向自觉、勤奋，却少言寡语，来去匆匆，不事张扬；她没有什么交心的朋友。上高中三年级时，许多同年级的女生都开始谈恋爱了，还有的同学还偷尝禁果，她时时看到班上不少同学听课不专心，上课时男女生间常常以目传情，情书互



递；下课后互相追逐，打情骂俏。房婉璿看在眼里，从心底里涌出一股厌恶，觉得俗不可耐。她的美丽，她的清高，她在学习中的成绩，在学校是出了名的，但她却不以为然。然而，一些小帅哥，早就盯上了她了。

寒假时，听说房婉璿很快就要去北京上大学，小姨莫赛尔带着小花来到草根庵。

见到莫赛尔和花花，洛伟奇、妞妞和贝贝都特别高兴，五个人以一种特有的仪式表示欢聚，洛伟奇大手一伸，把四个人拥抱在一起，又是跳，又是叫。最高兴的还是贝贝，因为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小姐姐。

只有桑夏活佛站在一旁，嘴角上挑，似笑不笑，歪斜着眼睛静静地观察着莫赛尔一举一动。他对这位常常挂在洛伟奇和妞妞嘴边的独龙族女孩颇感兴趣，原以为必定十分俊秀，健壮，或者相貌具有出人之处，但见面之后，很是失望……忽然，妞妞发觉把活佛爷爷被晾一边了，便把莫赛尔拉到桑夏活佛跟前说：“爷爷，这是我常常向您提起的莫赛尔小姨。”

莫赛尔双手合十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活佛老人家您吉祥。我早就知道您医术高明，听到过您老人家的许多故事。您老原来是这副模样呀。”她的声调充满尊敬，却对活佛的长相很不以为然。

莫赛尔的话刺痛了桑夏活佛，他哼了一声：“你是祖祖环素的外孙女吧？”

莫赛尔：“是啊，您怎么知道的。”

桑夏活佛：“我认得你阿嬷的纹脸风格，我和你阿嬷早就认识了。”

莫赛尔：“您是我阿嬷的相好吗？”

桑夏活佛：“呸，我嫌你阿嬷脸上的蝴蝶纹得不好。”

莫赛尔听出桑夏活佛话里的讽刺意味：“对头，我想得出，我阿嬷肯定不喜欢你长得像供猪那样好看的相貌。”

洛伟奇：“怎么回事，你们第一次见，就好像前世就是冤家对头似的。”

桑夏活佛：“呆子，你忘了她让你喝巴豆粥这回事了？”

一提巴豆粥三个字，莫赛尔仿佛被大黄蜂深深地刺了一下，她满脸通红，大声说：“你，你，你这个臭和尚，你忘了你刚把我亲哥哥救活，又让他跳河这回事了。”



洛伟奇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活佛大人，亲妹子给我做的巴豆粥，是我自己愿意喝的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您就少管闲事吧。”

桑夏活佛双眼瞪圆，气急而嚎“王师傅，你出来一趟。”

听到桑夏活佛的大分贝喊声，大家都吓了一跳，王师傅立即从厨房跑出，战战兢兢地：“活佛大人，请问您有啥子吩咐？”

桑夏活佛：“你晚饭时做一锅巴豆粥，多放巴豆少放米，招待这两位。”他用手指着莫赛尔和洛伟奇。脸上的表情凶神恶煞。

贝贝说：“爷爷，我也要喝巴豆粥。”

桑夏活佛：“不行，其他人随我进城上馆子吃气锅鸡。”

贝贝说：“好啊。”

房婉璿不慌不忙地：“好贝贝，我们不吃气锅鸡。小姨带来了好多好吃的东西，有‘夏拉’醉鸡，有‘臭笋’、野猪肉烧松蘑菇、有用火烤的蜂蛹，就是用小竹签串着烤熟的大蜂蛹，还有又甜又香的糯米酒，再就是用董棕树芯粉制作的小饼子，上面抹了一层厚厚的蜂蜜，又甜又香……哇噻，我好久没吃到了，想起来都流哈拉子，真美呀！爷，您要吃汽锅鸡，您自己去吃吧，我可不能奉陪了。”

桑夏活佛轻声问妞妞：“你小姨真的带来了这么些好吃的？”

妞妞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，点点头。

桑夏活佛大声说：“王师傅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巴豆粥先不煮了，加一个麻辣蹄膀，炖烂些，晚上我们在家吃。”

王师傅笑着说：“要得。”

听到活佛的话，原先气得跳脚的莫赛尔，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

4

晚上，妞妞和小姨睡一个被窝里，她们有说不完的话。为了说话方便，妞妞让贝贝、小花和舅舅睡一间房子。

回想起下午初见桑夏活佛时的情景，莫赛尔笑着说：“这老和尚也真逗，



云山雾罩的让人抓不着头脑，也不知他那一句是真话那一句是假话？”

妞妞说：“别理他，他是老顽童。谁要不小心得罪了他，他会作出极夸张的恶作剧来报复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。”

“可是我没有得罪他啊！第一次见面，就让我难堪。”

“你得罪他了，你说‘您原来是这副模样呀，’分明是暗示他长相难看，他挺在乎别人对他相貌的评价。所以他就故意拿话来刺你。”

“这老和尚性格另类，你们四个人在一起合得来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活佛爷爷无儿无女，把我和贝贝看成亲孙，疼我们着啦，我和贝贝也把他看成亲爷爷，不，比亲爷爷还亲，我们都晓得他的脾性，不计较他的恶作剧，他越闹我们越高兴。说真的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无话不谈，谁也离不开谁。”

莫赛尔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大声说：“不可理喻，不可理喻。”稍停，莫赛尔又说：“对了，活佛是东南亚一带出了名的神医，你守着活佛不学医岂不可惜？”

“我舅早有规定，让我上北京大学医学系，然后出国留学，拿个医学博士学位。何况活佛爷爷说他的绝活传男不传女。”

“完全是门户之见。如今男女都一样。”

“不，我听活佛说，传男不传女的说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是要求跟他学医的人，一定要练气功，而练气功要从童子功炼起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是说跟他学医就必须是童男童女，长大不准结婚。”

“对，所以他一辈子也没有结婚。”

“噢，原来他是个老处男，怨不得他的脾气那么怪了。”

她俩相视而笑。

临睡前，妞妞脱去外衣，换上淡粉色透明的睡衣，里面就穿一条三角裤，连胸罩都没戴。莫赛尔眼前一亮，心想：一眨眼，妞妞成大姑娘了，活脱是她母亲的再版。她将近一米七的个头，全身上下好像沫了一层油脂，使她的肌肤如同透明似的；她的脸有一种无需化妆就带着的胭脂色；一条小丝巾把头发结成马尾状，几缕细细的发丝俏皮地爬在瓜子脸上。她的眉毛仿佛是画出的弯月，配上挺直而稍稍翘起的鼻子、雪白的牙齿、丰满而稍稍外翻的嘴唇，天然的红艳、湿润、性感，实在太诱人了。但是最让人



不能忘怀的还是她那双大眼睛，深眼窝，十分明显的双眼皮，黑眼球很大，水汪汪的，会说话；噢！加上少女特有的结实乳房，纤细的腰部，这相貌与身材的结合，比例太完美了，看的莫赛尔妒火中烧……

她俩刚躺下，突然莫赛尔掀去了被子，一个翻身骑在妞妞身上，双手在妞妞身上乱抓乱拧，一边还大喊：“我看你狂，我看你狂……”开始时，妞妞被小姨的动作和叫声惊呆了，后来见小姨的脸上堆满笑意，才知道小姨是跟自己闹着玩。她一边用双手护着自己，一边嗙声嗙气地说：“小姨，你就饶了妞妞一回吧，妞妞还小，不懂事，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您老人家，妞妞以后不敢了。”

莫赛尔还是不依不饶，直到妞妞双眼渗出眼泪，莫赛尔才停住手问：“妞妞，你老实说，你和男生睡过没有？”

妞妞坚决地说：“没有，不仅没有睡过觉，连牵手，拥抱和接吻那样的事都不曾有过。”

莫赛尔：“我才不信呢。我阿嬷说，现在的汉族姑娘和小伙比我们独龙娃娃还要开化，我们独龙女孩什么时候可以和男孩睡觉，有严格的规定，而且头一次开苞，必须有阿嬷指导，要选择最合适的时间，要用药材洗浴、焚香、送荷包，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。你们汉族姑娘小子倒好，随意得很。天啊！你长得那么漂亮，男生能放过你吗？”

妞妞：“小姨，你先下来，我透不过气。”

待小姨下来，她们俩并排躺在被窝，妞妞说：“你阿嬷说的是实话，就我所知，我们班的女孩子大多和男生鬼混过，还有几个女同学做过人流。”

莫赛尔：“而你还是洁身如玉？”

妞妞点点头。

“我不信，耳听为虚，眼看为实。你把三角裤脱了，我要验明正身。”

妞妞的脸顿时羞得通红：“不行，有你这样当长辈的吗？”

“我是你姨，从你生下一个多月起，就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，给你洗澡也不知洗多少次了，我差不多是你多半妈。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快，把裤子脱了。”

妞妞无奈，只好退下小裤，羞红着脸，双手捂住眼睛，让小姨细细检验。



莫赛尔：“真难得，还像小时候一个样，处女膜还是完完整整的。连下边的毛毛也长得这样顺畅，你真的是全身无处不芬芳呀，你太完美了，身上连一小块黑痣和疤痕都找不出来，皮肤细嫩如脂。哇塞，你长得像天使脸孔加魔鬼身材，人又善良聪慧，也不知今后谁有这份福气消受你。”

“我一生一世不结婚。”

“谁信呀？”稍停，莫赛尔竖起眼睛问：“实话实说，有没有男生追过你？”

妞妞笑了：“当然有。”

“怎么个追法，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刚上高中，就有不少男生给我递条子，写情书，有的男生还为我争风吃醋。但是我无动于衷。开始时，是因为我要经营超市，无暇他顾。后来，是因为我觉得这群男士一个赛一个又脏又俗……”

莫赛尔：“这怎么说？”

“脏，是说他们抽烟、随地吐痰，很少洗澡，身上那味儿呀，逆风臭十里；说他们俗，是因为他们说起话来娘娘腔，走起路来忸怩作态，自作多情，恶心死了。前不久，同桌的女孩对我说：‘钟永鑫想打你的主意，他向哥们夸口，说保证在三天内把房婉瓔弄到手’。钟永鑫是我们班上公认的帅哥，个头一米八左右，白白净净，留一头比较长的头发，染成火红色，平时让头发下垂掩盖半拉脸，每次进教室时，故意把头低下，再突然往后一扬，那低垂的头发就像浪花似的掀起，就像日本动画片里的公子哥一般。他自我感觉特好。女生们都为他丢魂落魄，他和好几个女生都玩过了。这天，他写了一封好长好长的信，里面抄了不少中国古代诗人的情诗，又添了很多肉麻的话语。信笺喷上香水，偷偷放到我的书桌上。我看到信封后，细心地抽出信笺，认真地看了一遍，闻闻香味，点点头，又把信笺放回信封里。坐在后侧的钟永鑫，一直留心观察我的动静，我也像他那样，故意把头发轻轻一甩，嘴角微微上挑，表情似喜似羞。我已经注意到钟永鑫脸上露出狂喜，很希望我回过头来看他一眼。但我没有把头扭过去。等到爱挖苦人的宋老师来上历史课，刚走上讲台，我突然喊了一声‘报告’，宋老师问：‘什么事？’我高高举起信封说：‘不知哪位同学不小心把信掉地上了。’宋老师接过信来，顿时被浓烈的花露水味熏得皱起了眉头。宋



老师对大家说：‘这封信有一股强烈的廉价花露水香味，好像是一封情书什么的，不知是哪位大情圣如此大意，居然把情书随手丢失了？’大家露出好奇的目光，一种强烈的悬念意识支配着，渴望听到宋老师后续的话语。宋老师一派认真：‘请大家作证，这封信没有写具体的收信人和寄信人，又没有封上封口，为了找到失主，我打开信封，看一下信的内容不算违反宪法吧？’大家一起高喊：‘不算。’宋老师取出信笺看了起来，先是嘴角上挑，露出讥讽的微笑，最后突然放声大笑：‘哈哈，哈哈，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。奇文共欣赏。请原谅我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，好让大家今后写情书时不要出太多的洋相。信里一开头就说：我亲爱的小太扬。这位仁兄肯定生活在银河系的另一端，否则不会把太阳系的核心称作小太扬，请注意，信里把太阳的阳字写成张扬的扬了。接着往下念：‘我想你想到神魂颠倒，骨瘦如柴。’大家听到这里，忍俊不禁，轰地笑了起来。宋老师却毫无笑意，他严肃地摆了摆手：‘不要笑，不要笑。原来谈恋爱有减肥之功效，这个发明应该申请专利。’大家又轰地笑了起来。老师摆摆手让笑声停下来，他接着说：‘请注意：在这段话中，又写错了一个字，把神魂颠倒的颠字写成颤了。咱们再往下读：‘就像北宋文学家李清照在《一剪梅》中所写：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’唉，我说大情圣啊，李清照不是北宋人，而是南宋人也。好了好了，就读到这里吧，这封信先放在我这里，请丢失者下课后，到我办公室取回，现在咱们开始讲正课……’这下可把钟永鑫气坏了，他的脸一阵青，一阵绿，一阵红，一阵白。放学后，他早早来到校门口，就等我走出校门时好狠狠地修理我。就在我走出校门的刹那间，一辆黑色大奔开到校门，从车上走下彪形大汉王师傅。你想啊，王师傅的长相酷似电视剧《水浒传》里的黑李逵，倒竖眉毛，双眼突出，满腮黑而硬的胡须，一身横肉。只见他走过来接过我的书包，打开轿车后门，大手一摆，恭恭敬敬地请我上车。上车后，我放下车门玻璃，不忘给钟永鑫做了个拜拜的动作。哈哈，哈哈，笑死人了。你说好玩不好玩？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了。”

莫赛尔也大笑不止：“妞妞学坏了。”

“开玩笑，你以为我是谁？我是世上最纯真的玉女，我绝对不让我喜欢的男孩儿接触我的身体。我只为最最心爱的人生儿育女，”



莫赛尔笑着说：“在一个帅哥如云的环境里，你却目不斜视，心如止水，我怀疑你是不是爱上了我亲哥哥了……”话没有说完，突然肩头上的肉让妞妞狠狠咬住，她大喊一声：“哎唷，你疯了，快松口。不是就不是，干吗像狼似的咬我。”

妞妞急得满脸红：“谁要你胡说八道的。”

莫赛尔笑着说：“一眨眼，妞妞长成无与伦比的俊俏姑娘，我真心为有你这样的外甥女而骄傲。”心里却说：“这丫头八成爱上我亲哥哥了。”

妞妞：“要说美丽，我差远了，你要见到王妃阿姨，保证让你惊出一身汗。那才叫倾国倾城呢。”

“世界上真有如此造化的女人？”

“没错，她走在街上，那派头就像王后出游，派出所的警察都得出来维持秩序。”

“太夸张了吧！”

“我要骗你，我是小狗。”

莫赛尔若有所思，小声问：“我亲哥哥还想王妃吗？”

“想，一想起王妃阿姨就掉泪。说都是因为他作的孽，才害得王妃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。”

莫赛尔放低声音说：“有人怀疑过别墅失火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个王妃也够狠心的，一把火烧掉了百万家财。”

“是啊，好大一个院子和三层楼的大别墅呢。”

“妞妞，我亲哥哥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他好像不如以前话多了。”

“他呀，每天上午开荒种花、种菜、种药材，午睡后喝工夫茶、学毛著，写大字。雷打不动。”

莫赛尔惊异地：“他不是从不关心政治的吗？怎么倒学起毛著来了？”

“他说活了大半辈子，就是搞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。他要从毛著中找出答案。”

莫赛尔摇摇头：“真是呆到头了。”稍停又问：“他为什么不给你找个舅妈？”

妞妞学着舅舅的语气说“我有妞妞和贝贝就足矣。知足者常乐也。”



稍停，妞妞问：“小姨，世界上有鬼吗？”

“你怎么忽然问这个事？”

“我最近一段时间，常常在夜里看到外面有人影飘过，可细看又找不着。”

“可能看走眼了。”

“回答我，世上有鬼吗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问问你活佛爷爷？”

“问过，他说‘魔由心起，心有则有，心无则无’。”

“等于什么也没有说。”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“当然有鬼。”

“你见到过吗？”

“我没有真切的见到过，但我阿嬷常常见到。因为她是纳木萨，她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前些日子她就遇到过鬼。”

“真的么？你快说说，鬼怎么个样？”妞妞几分好奇几分害怕。

“年初的一天傍晚，阿嬷从飞龙镇往家赶，刚走过铁索桥不久，天就黑下来了。你知道的，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大片灌木林。虽然树并不高大，但树连着树，根连着根，枝叶互相咬着，密密麻麻，走到里头，就是大白天，也看不到天，连一丝丝阳光也照不进来，阴森森的，一个人走在林子里，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。如果在夜里一个人从那里走过，你想想能不害怕吗？那天我阿嬷从镇上赶着回家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走着走着，突然一阵阴风吹过，阿嬷分明听到有人咳嗽了一声，但回头看去，却黑乎乎的，什么都没看见。阿嬷又往前走，又听到后面有人跟上来的脚步声。阿嬷大喝一声：‘你搞啥子名堂么？是人是鬼，出来见个面，别鬼鬼祟祟的跟着我。’这时，从树林里飘出来一个人影，对着阿嬷就拜，说：‘环素大妈，是我啊，我是钱老三’。”

房婉璿啊的一声惊叫：“钱老三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她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我阿嬷也奇怪，便问：‘钱老三？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’钱老三说：‘哎呀，环素大妈，阎王爷说我生前作恶太多，不让我投胎。’阿嬷说：‘阎王爷不让你投胎，关我啥子事？你找我作啥子嘛？’钱